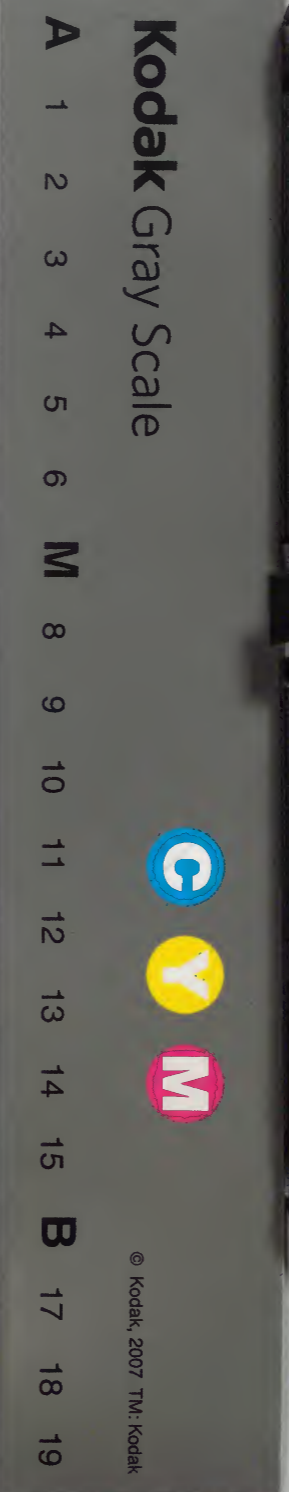


續高僧傳 卷九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三〇	一六	三三〇七
架	冊	號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07
冊數	16 (12)
函號	310 89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唐釋道宣撰

明律下之餘

正傳六人
無傳二人

附見一人

唐箕山沙門釋慧進傳七

明瓚

并州義興寺釋道亮傳八

益州福勝寺釋道興傳九

蘇州通玄寺釋惠旻傳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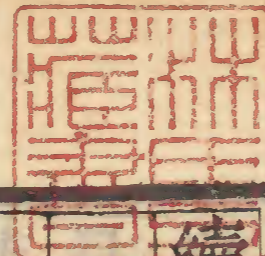
洛州天宮寺釋明導傳十一

洛州敬愛寺釋曇光傳十二

京師延興寺釋道胄傳十三

無傳

滋董文庫



益州福緣寺釋曇逞傳十四 無傳

釋慧進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辭親慕從緇侶修習戒檢極用徧功將欲剪削父母留戀遂停俗里以仁孝見知年至三十鄉閭覲其精苦潔身斷愛無思妻累乃共白其所親委其元度方任出家住州治梵境寺既受具已聞說受淨衣毛歆然重問持犯又闕諮悟承鄴下講律徒侶僅千欣嘉滿懷以律假緣求非文不谷因即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耳目頗亦具瞻而義理由蹤必從師受便往相州洪律師所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經八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

經八年爾後栖遑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採經論用裨律宗畧計前後四分一宗百二十遍并重尋讀強三百遍自有同塵專志累功罕儔其匹隋文末曆有同寺僧弊進學業巨難齊競陰而嫉之進曰相與出家同遵律業潛加蠲扇豈不以身名致嫌乎昔聞無諍行者唯在空生聖立芳規義非自結余雖不敏請從雅喻即日往謝擲棄公名褐襪而出眾有止之進曰余不滯於去留也為緣故耳因逃聽諸方勝徒名地五臺泰岳東川北部常山鴈門隨逐禪蹤無遠必屆沙門惠瓚道王朔川又往投焉定宗師傅及瓚入

關遂往箕山訪蹤巢許巖石便利有古寺焉掃以居之足不下溪三十餘載言行成範緇素尋焉舊本幽阻由之喧泰故其法屬常以禪律繼業以貞觀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因疾跏坐而卒于山舍春秋八十有六時同鄉沙門明瓚者善宗四分心眼清亮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偉少共齊倫在法任寺御衆揚化韓潞沁澤四州從範末齡風疾頓增相乖儀節雖衣服頽墜而飲食無暇余聞往焉欣然若舊敘悟猶正年八十餘矣

釋道亮姓趙氏趙州欒城人十五厭於世網投州界

莎坦禪坊備禪師而出家焉備博達洽聞兩河稱德偏弘大論神見清遠十六登座至于八十聲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奉敬諮展望預聽徒乃令往封龍山誦經爲業山侶三十並是禪蹤素少淨人惟亮一已既當下位衆務同臻日別自課春五斗粟將及六載一時不懈徒跣三年六時隨衆屢蒙放遣素心不從積至七年苦勸方遂聞并部瓚禪師結徒開化盛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漸次太原歸依惠瓚念定爲務旁慕律宗有嚴律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因居無量壽寺焉卽嚴之所住也自爾專攻四分無忘日

夕又從嚴往石州聽地持論經停既久文昔大通覆
 述前解增其名實有員秀才者居幽綜習儒教有功
 從亮學於起信遂為披析開發慧悟抱信不移承龕
 律師引徒盛講據業呂州又往從焉聽温本習後返
 住寺依時弘演唐運初開教為滿師立義興寺以亮
 律行清顯延而止之因常講說鎮移世績貞觀之始
 出至本州樂城備公猶自在世欣亮遠觀為建律筵
 轉展相扇聲被東夏聽徒八百請益日隆爾後頻開
 律府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十餘人并部法興自出
 此矣至今貞觀十九年春秋七十有七矣

釋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私詣僧
 寺不肯還二親恐失年十九決意定詣大光寺求出
 家僧眾愍之二親苦求隱避不失眾為解喻便許剃
 落時天下大亂賊寇交橫死者山積興為沙彌語諸
 徒曰人身難得持戒第一母為賊掠將去離城六十
 里興沒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絕賊見曰此僧誠為至
 孝逐母至此便不盡命乃背負母還城城中咸怪賊
 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至河池縣逢贊皇公蒙
 被安慰送至梁州興與一老僧相隨彼有金十兩謂
 興曰吾有金可為負至蜀共分興曰此危身物佛又

不許不可將行若不信者善惡應驗遂捨而獨往彼持金者至三泉縣逢賊致死既至蜀川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奇之後至京師首律師下伸大義如別所引後還蜀川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於江禪師下稟受禪道以為徵心要術也自舜沒後接構律筵每年講席極為稽引三十二度來請者方許開宗每歎云佛法漸替輕慢日增余不敢輕所以為重法故爾即以殷懃鄭重為善法種子若無此種何由可遇所以每講律部及發菩提心以此勵眾聽

者垂泣恩誨興待眾涕泣靜已久久方令唱文如此非一四遠來投無客主興知都維那于時官府急切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咸來即安撫寺主曰依官制不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寺主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語興曰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寺主憤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謂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懺悔尋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牀鬼退為受三歸已為禮佛名鬼亦隨禮貞觀中青城戴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

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與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願入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與獲已於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語一室並為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春秋六十有七興自在道行節在懷晝夜恒坐曾不偃亞未常詣市不受別利乞食之外不出寺門不乘畜生不服非法益部五

衆敬而重之

釋惠旻字玄素河東人志性方直操行不羣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潔業誦法華經暮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質命覆幽宗耆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光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喜瑞異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傍訊諸部志公將漸學徒用委喪事云畢東入會稽至剡禮石佛天台遊講肆數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厲

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
 食慶弔既絕談謔斯亡屬隋末崩離吳中饑饉道俗
 逃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鳥集無擾獸
 羣不亂蘇州總管聞嗣安迎請出山固辭不往重使
 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廉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
 永崇供覲而懷志栖隱終日感感聞公通鑒不可奪
 也乃送入華亭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唯下濕蚊
 蟲甚多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通流更
 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
 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中年

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兔一彪相親同止內外盤遊
 無相陵惱至於禽獸神祇請受歸戒敘其事績未可
 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降使頻請不赴
 貞觀十九年刺史江王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出
 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不授不納
 辭退山泉逍遙自翫凡講經律菩薩戒成實論數各
 有差古律舊疏有陋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
 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眾羯磨兩卷道俗菩
 薩戒義疏四本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
 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有七未終

三百異香滿寺舉眾怪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無哭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喪事殯葬律有恒儀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矣斯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釋明導姓姚氏本吳興人因官歙州遂家于彼幼叶雅調與眾不羣隋末喪亂一親崩歿發心出家意存護法所在尋逐彌勤戒檢以貞觀初行達陳州逢敕簡僧唯留世導以德聲久被遂應斯舉雖蒙榮聞意所遺之乃歎曰出家弘濟務存許道豈以名貴拘滯一方乃翻然遠征棄擲寺宇至爍礪一師座下餐糗

幽奧未盈涼暑聲聞超挺因令覆迷縱達無遺學門義侶莫不推挹自諸寺結憾訟及道俗牽連不決皆請通之及導面往吐言愜伏皆歎其善達無諍權導不思之力也龍朔二年道行夙彰奉敕別任東都天宮寺麟德元年今上造老子像敕送芒山仍令洛下文物備列時長吏韓孝威妄託天威黃巾扇惑私囑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勒州部二十二縣五眾通集洛州各事幢幡尅日齊舉導出眾對曰佛道二門由來天絕邪正位殊本自碩異如何合雜雷同將引既無別勅不敢聞命威大怒曰是何道人輒拒國命乃使

入脫導袈裟將行禁効導曰袈裟敕度所著非敕不可妄除無敕令僧送道所以不違國命威怒曰道人有不送天尊者出導即挺身獨立預是僧尼同時總往導所威怒曰道人欲反導應聲語六曹官人曰長吏總召僧尼唱反此則長吏自反衆僧不反須告御史導等一時崩出威大忙懼降階屈節慙謝而止以斯抗禦季代少之因僧大集簡試度入天宮餉食過中乃至僧有不量時景者取而進噉導曰諸大德並佛法遺寄天下楷模非時之食對俗而噉公違法律現法滅緣冒罔聖凡一至於此衆並愧之因索水清

漱月餘不食悲慨正法凋淪相及道俗苦勸方乃進餅以斯量之故以護法之士不顧形有者代有人焉今年六十餘東夏英髦一期咸集導於清衆有高稱焉

釋曇光姓張氏汴州人自幼及長潔志清範諸有勝徒莫不登踐於礪爍兩師聽受成教逮至立年盛明律藏命宗章義是所推崇礪歎曰使吾道流河右誠此人乎又往玉法師所聽法華地論高達勝乘玄理權實坦然又往嵩岳相禪師學修止觀因屏絕塵惱不羈名利會東都盛德須有住持以光有素德景行

難擁遂敕召任天官寺又以教受新成衆徒胥集網
管之任非人不傳因又召爲寺之上座綏撫清衆不
肅而成然而况愛之誠終古罕類四方律學莫不諮
詢故其房宇門人肩聯踵接成就所舉遠近遵承西
明寺律師君度奕奕標舉一時俊烈亦光之所進也
今麟德二年東都講說師資導達彌所欽羨焉試爲
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澄二死剪除三障所
以張大教網布諸有流雖復惑累增繁起唯三業隨
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防非諒符身口定惟靜亂誠
約心源慧取閑邪信明殄惑三法相假義形聖量是

故論云戒如捉賊定如縛賊慧如殺賊賊謂煩惑不
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
惑明智觀察了見使纏我倒旣銷諸業不集推其本
也則淨戒爲功舉其治也則正慧爲德經美能生豈
不然矣是使五乘方駕於戒道衆聖肩隨於行衢垂
福祐於四生廣紹隆於萬載非夫戒德何以懋哉粵
自金河累言爰始靈山集法時尊厚味道被淳源雖
復設教不倫互裁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意兩不相
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集之場五部十八流宗百
載之後備列前傳部執等陳且自律藏久分初通東

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最廣弘持實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廬山慧遠讚擊成宗爾後璩頴分鑣而命路祐瑗波騰於釋門澄一江淮無一奉矣而恨受遵四分隨依十誦可為商之其次傳本則曇無德部四分一律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赤髭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此方學侶竟絕維持邇及覆聽方開學肆有宋文世彌沙塞部五分一本開譯揚都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極鋪要深可弘通郢匠輟斤流味無日可為悲夫雖聞海濱披述汾願剖詞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度神州迦葉遺

部解脫一本梵葉久傳無人翻度唯出戒本在世流通等聚餘宗更無異轍世該妄習偏備愚叢婆羅部律本未傳藏中見列僧祇部者乃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載五宗生也統敘五部支分此方已獲其一四若據攝未從本則二部是其所宗此方已獲其一自餘羣部多是西域賢聖續述行事其中類聚自分別緣敘難裁畧言之矣惟夫慧日已沉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經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往動靜科據有契威容凡愚妄習觀相弘善故律緣制斯致罕垂試詳講導開士特奉明人見想紛馳互程神畧

部別廢立取捨難恒學觀未張易為開舉何以明耶
 至如受具一法二聖元基部各陳要具舒隨相異宗
 會受事類星張當受明隨同猶合契考夫行事之士
 則鄉壤部分窮其受戒之源宗歸四分今則隋學陳
 相不祖先模抑斷是投妄情斯記可謂師資訓孰教
 授無功亦是願行道殊機見互僻斯之糅雜二百餘
 年豈不以傳通失入故使頌聲流鄭今則混一唐統
 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終始受隨義難乖隔攝護雖廣
 其源可尋自初開律釋師號法聰元魏孝文北臺揚
 緒口以傳授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即紹聰緒續疏六

卷但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于世斯時釋侶道味猶
 淳言行相承隨聞奉用專務栖隱不暇旁求魏末齊
 初惠光宅世宗匠跋陀師表弘理再造文疏廣分衢
 術學聲學望連布若雲峯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
 一披闡坐列千僧競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裘通
 號命家然光初稟定宗後師法律軌儀太聖徽猷具
 焉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誠有從矣有雲暉願三
 宗律師躡踵傳燈各題聲教雲即命初作疏九卷被
 時流演門人備高東夏暉次出疏畧雲二軸要約誠
 美蹊徑少乖得在略文失於開授然雲勇於義宗談

敘誠博暉則覈切詞相法聚推焉世該首尾信探風骨汾陽法願眇視兩家更開薨穴製作抄疏不減於前彈紉覈於律文是非格於事相存乎專附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餘律匠理洪隱樂遵深誕等或陶冶鄭魏或開壘燕趙或導達周秦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駕當時雖出鈔記略可言矣而遵開業關中盛宗帝里經律雙授其功可高于時世尚僧祇而能間行四分登座引決其從如流勅敵每臨銜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人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斯講授宗係誠廣探索

彌深時屬雲雷接統傳化學門遠被製述全希豈非博瞻百家共師一軫雖欲屠筆無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爍勝藏典或傳道於東川或稱言於南服其中高第無越魏都製疏乃行其緒誠少餘則名擅一方蓋無筆記而復化行艱阻多翳時心豈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惡聞其失嗚呼律為法命弘則命全今不欲弘正法斯滅又可悲之深矣觀夫定慧兩藏理在通明戒律一宗申情纏事局事則紛披雜集前後異條開制適緣舉例寧准論餘兩藏義在潛通達解知微名為會正所以天仙小聖逗機明道互說精理開

明慧務俱稱至教印定成經若據律宗唯遵佛誨大小諸聖不妄傳揚斯何故耶良由教限內眾軌躅常儀僧寶可欽非餘訓勗自非位極至聖誰敢厝心是以文云吾尚不以眾僧付於身子況餘人乎故所制重輕皆遵成教縱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述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戒為大師三集法輪先弘斯典論稱法壽豈虛也哉昔鶴樹已前持律者眾其中高者牛王最初往業未夷徙居天室其次接緒號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為上致使四十餘載七眾憲章隨犯科要多因面結至於持犯通塞徵舉治儀皆命顯

揚委其監護雖復二十四依通傳正軌楷模後葉必祖斯文暨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方弘具戒爾前法眾同號息慈師弟乃聞纔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准法護之宗論布薩也翻誦僧祇之戒教綱初啓隨得奉之未可怪也西晉務法稍漸綱猷中原喪亂干戈競接洛邑凋殘渭陰荒燼竺護青門之眾可卷而懷康會黃武之徒未足收採重以孫皓苛虐元熹不仁擁寺列兵虔劉釋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涘梵僧捐寶投骸靡厝法律寧通時會彌天恢張儀範僧眾常則皆約戒科兵饑交貿網制嚴密廣如前

傳所教故安舉三章且救時要攝緣成濟得其務焉
但教缺未弘必假傳授鼻柰耶律初是安通文極踈
畧粗知大旨審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乎安當斯
寄其後遠睿願翼成習門風秦晉兩邦昌明法化誠
其力矣自斯厥後南北兩分任持位別各程綱目互
舉清徒故有攝嶺栖霞弘明淨地泰山靈隱建立戒
壇應供列薦行之僧叙戒聞重受之夏卽其事也若
夫人法交映則行解相扶有昧則絕紐當時無德遂
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四焉試畧舉之想當迷
責樂大乘者志尚浮虛情專貪附故有排委戒網捐

縱威儀見奉律者輕爲小乘毀淨戒者重爲大道便
引黃葉是真金之喻木馬非致遠之能訶折排抵如
捐草土皆由行缺於身塵染網領恥已不逮於清達
慢已有累於嚴制遂卽迴情學大開展心曾陵轢聲
聞褒揚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穽取解則曲媚於門
閭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此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
讀大乘開張慧路徵延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鬘所
談女人之起行也猶知毗尼卽大乘學地持所明初
心之具修也尚識律儀卽菩薩藏何況諳達理教體
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下衆必行有垂解

非解也得語而不詳義棄智而從諸識生死無涯之
 儔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省而加九思出世所詮四
 依之與入正降斯以往未足言哉是知大小兩教隨
 相攝修並在離著豈唯封執若存此計與外不殊半
 滿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但啓虛願之門戒之隨
 也須遵實行之務知受而不明隨修願而無其行可
 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翮有墜於空信哉世有鄙斯戒
 者皆為煩累形神弊其持犯故同輕削指為小道小
 可捐也宜即捨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誠以攝御門
 學非戒不弘相善任持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

必有由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歛容師授尊模趨壇
 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覽戒奉以為師行絕綱猷
 委戒填諸溝壑專志在於本毒去取匠於方寸用斯
 弘濟誠未敢聞此則愛大憎小為迷一也若能關鍵
 身口附相攝持虛蕩慮知體道懷德則安遠光憑斯
 其人矣世學諸論詞數區分傷大乘而通小徑委本
 筌而尋章句時連界繫乍別色心一行六歷之相攝
 名教頻繁之包富聖別為存道行凡學止在名譽於
 是讎討終身博綜詞義輕蔑戒誥陵犯色聲邪說富
 於脣吻邪求滿於胃臆謂捧鉢為鈍丁號持瓶為堅

子半月說戒唯列麤言衣鉢受持極成煩碎遂即顛
 倒形服雷鼓言聲侮弄尊儀斜眄經律故使衣藥受
 淨永絕其身戒約任持生緘其口斯豈不聞於本業
 也知業則不然乎但騰焰於舌端曾未圖為心約此
 則尊高矜伐賤委本基為迷二也若能深討使性妙
 識治能念動唯見我人事對但明塵識則未悉何賢
 當斯目也惠休論士樹以風聲然其專天探小騰實
 復光其美又有行福末凡稟素疎野廣讀多誦情見
 特隆偏略戒科謂講生倒不如常飲淳乳飽我心神
 靜處幽閑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行動事疑遲不學

無知隨念交集所以每講聽採坐列羣僧就務鑽研
 其人無幾學猶不解況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為近實
 又有成樹塔寺繕造田園舉甬牽材未由物命燎原
 漑隰豈避生靈唯恐福業不成實未懷諸慈惻是則
 不聞太聖之明誠也十誦三相正在斯人或謂為福
 行罪功過相補是又不聞律緣之初禁也緣修佛堂
 方制地戒意在隨念附相策心不惟事業無益之咎
 故世思微務靜之士招引實希躁擾經營之夫騰擲
 者眾麤法易染妙理難弘為迷三也若能依准教行
 不越常刑賢聖所同實當弘護至如澄寺九百神道

撰述
映於趙都遠林不刊戒德流於晉世可龜鏡矣專門
奉律之客立志貞梗之夫薄誦戒緣粗知文句時登
九座引衆闡揚慢水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
師之清誠也法身成具方免師資今乃易從正足未
思弘贍魚睨雲漢爵躍僧倫惟我律師餘皆師律顧
諸經論事等石田針膝高名約同稊稗知法世寡誰
辨薰蕕任縱科治是非一亂輕重由其量處禍福自
其心神出語成形曾無再覆傳而不習禮門所輕習
而不經釋宗所誠何異讀禮而存倨傲誦易而忽陰
陽勗哉斯言令終宜始但以時遭像季法就澆漓律

部邪緣宗仰繁矣並由本尋學語義旨誦文摛紙籤
述題鞭記賞有則依闕則絕言縱有異徵取通無路
便言律無正斷故是前聖開聽遂即冒世輕生漫行
章句飲香湯者爲清齋畜錢寶者爲小犯坐具無勞
截淨鉢量未必姬周斯皆強於鉛刃易取思齊其迷
四也若能廣尋羣典備閱行藏挹酌四印照融三制
臨機剖斷則文理相循括舉例則物我同曉如斯御
衆世有人哉尋夫戒律之筌筌於持犯定慧之學恒
務在治能治則亂惑可銷能特則神機清遠餘外浮
遊章句等捐月而執指端矜誕教相同詠藥而迷愈

撰述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附九

疾論者試開四學終墜兩迷非言何以致詞詞列惑
心寧盡故經陳曰種種法喻咸存離著律又述云常
爾一心念除諸蓋固復懷斯誠叙微有箴銘將用體
鏡如流且復昭彰于後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音釋

禪班麋切禪補益也頽頽徒回切墜也糾吉黝切覈下革切考

實也隰席入切下睨五計切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尹丹陽賀學易施貲刻
續高僧傳二十九卷計字六千九百該銀三兩
五錢八分釋在誠對丘義民書祁泮刻
萬曆辛亥歲秋七月徑山寂照庵識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唐釋道宣撰

護法上本傳八人
附見四人

東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最傳一

西魏京師大僧統中興寺釋道臻傳二

齊逸沙門釋曇顯傳三

周終南山避世蓬釋靜藹傳四慧宣

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傳五慧儁
影寶貴

新州願果寺釋僧勔傳六

隋京師雲華寺釋僧猛傳七

支那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一
何七

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傳八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餐寢玄秘少
 稟道化名垂朝野為三寶之良將即像法之金湯諷
 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心虛靜謚時行汲引咸
 所推宗兼博貫玄儒尤明論道故使七眾望塵奄有
 繁鬧最馱世情重將捐四部行施獎誨多以戒禁為
 先亟動物機信用雲布曾於邯鄲崇尊寺說戒徒眾
 千餘竝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依位
 授受常計之外及長六十最居座端深怪其異既無
 外眾通夕懷疑明日重推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

者竝異倫大德衣服正帖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
 東面而來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
 如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恰滿六十
 焉故知道會聖心是使幽靈遐降竹林羣隱明非妄
 承最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住洛都融覺寺寺即
 清河文獻王懌所立廊宇克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
 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
 提留支見而禮之號為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
 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為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
 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為任元魏正

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
 中劉滕宣勅請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通觀道
 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姜斌曰老
 子西入化胡成佛佛以為待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
 此明是同時最問曰老子同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
 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州苦縣厲鄉曲人里九
 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年為守藏吏敬王元年八月
 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約斯
 明矣最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
 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

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巳年八十五至敬
 王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尹喜西遁此乃年載
 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如來言出何文紀最曰周書
 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
 明於佛迥無文誌何耶最曰孔氏三備卜經佛之文
 言出在中備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達何能自達帝
 遣尚書令元又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席
 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
 就觀取經太尉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
 書邢樂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

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
 衆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苦諫乃
 止配徙馬邑最學優程譽繼乎魏史藉甚騰聲移肆
 通國遂使達儒朝士降階設敬接足歸依佛法中興
 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道臻姓牛氏長安城南人出家清貞不羣非類謙
 虛寡交顧唯讀經博聞爲業諸法師於經義有所迷
 忘者皆往問之西魏文帝聞而敬重尊爲師傅遂於
 京師立大中興寺尊爲魏國大統于時東西初亂宇
 文太祖始纂帝圖挾魏西奔萬途草創僧徒相聚綴

旒而已既位僧統大立科條佛法載興誠其人矣爾
 後大乘陟岵相次而立竝由淘漸德化所流又於昆
 池之南置中興寺莊池之內外稻田百頃竝以給之
 梁棗雜果望若雲合及卒帝哀之廢朝喪事所資竝
 歸天府送於園南爲立高墳坐封之地一頃今所謂
 統師墓是也近貞觀中猶存古樹
 釋曇顯不知何許人元魏季序遊止鄴中栖泊僧寺
 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涉其塵皆通諮了義隱文自
 餘長唱散說便捨而就餘講及後解至密理顯便輒
 已在聽時以此奇之而覩其儀服猥濫名相非潔頗

復輕削故初並不顧錄唯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識也
 私惠其財賄以資飲噉之調或因昏醉臥于道邊時
 復清卓整其神器及文宣受禪齊祚大興天保年中
 釋李一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靜安加穿鑿廣制
 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武啓運天監三
 年下勅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其憤遂
 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
 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乃出勅召諸沙門
 與道士對校道術爾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舉或
 轉或呪諸方梁橫豎於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

一對士女擁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勝也靜乃高
 談自伐矜衒道術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侮沙門
 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微術並辭屈退事亦可見帝
 命上統令與修靜搆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
 出世也雖然天命相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
 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醉酣盛扶輿登座因立而笑眾
 皆憚焉而是上統所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云向誇
 現術一之與二者深有其致矣即於座上翹足而立
 曰吾已現一矣卿可現二各無言對顯曰向呪諸衣
 物飛舉者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皆無動

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衣置諸梁木怙然
 無驗諸道士等相顧無顏猶以言辯為勝乃曰佛家
 自號為內內則小也詔道家為外外則大也顯應聲
 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羣小庶人矣靜與其眾緘
 口無言文宣處座自驗臧否其徒爾日皆捨邪從正
 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染剃故斬首者非一自號
 神僊者竝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遊悉委屍于地偽
 妄斯伏乃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
 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乃有祇崇麴
 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

垂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
 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廣如
 別傳所載于時齊境一心奉佛國無兩事迄于隋運
 方漸開宗至今東川此襲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
 尚馳名秦世小以致遠顯公著績高齊知人難哉上
 統揣其骨則千里駿足異世同駕以貌取人失之自
 古則徒飾玄黃矣復何能抗禦之哉顯竟以放達流
 俗潛遁人世不知所之

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溫潤知名而
 神器夷簡卓然物表甫為書生博志經史諸鄭魁岸

者咸賞異之謂興吾宗黨其此兒矣與同伍遊寺觀地獄圖變顧諸生曰異哉審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強違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藹決裂愛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瓦棺寺依和禪師而出家時年十七具戒已後承仰律儀護持明練時所載重又從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謂敞重幽更習先解便知濫述周行齊境顧問知律講席論堂亟陳往復詞令詳雅理趣清新皆略無承導終于世累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擯影嵩岳尋括經

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門等四論最為投心所崇餘則旁纘異宗成其通照言必藻績珠連書亦草行相貫高為世重罕不華之後自悟曰綺文爽理草寔亂真豈流宕忘返不思懲艾乎自爾誓而斷之唯以釋道東鶩並味前聞恐涉邪津悔於晚學又入白鹿山逖觀黃老廣攝受之途莊惠詭駁標寓言之論未之尚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藹求道情猛欣所聞見私度關塞載離寒暑既至渭陰未及洗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大鼓徒揚資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陶甄舊解蕪沒

遜道知我者希掩抑十年達窮通之數體因緣之理
 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下反峯名避
 世依而味靜唯一繩牀廊無庵屋露火調食絕諸所
 營召彼癘徒誨未至理令其致供日就噉之雖屬膿
 漬橫流對位而無厭惡由是息心之衆往結林中授
 以義方鬱為學市山本無水須便飲澗嘗於昏夕學
 人侍立忽降虎來前跑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濕
 乃使挑掘飛泉通注從是遂省下澗須便挹酌今錫
 谷避世堡虎跑泉是也藹立身嚴恪達解超倫據林
 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傳樂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

而乃演必令學侶祖立合掌殷勤鄭重經時方遂乃
 勅取繩牀圍繞安設致敬坐訖藹徐取論文手自指
 擿一偈一句披釋取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令其傳
 意方進後偈傍有未喻者更重述之每日再講此法
 無怠常自陳曰余馱法慢法生不值佛世縱聞遺教
 心無信奉恒懷怏怏終須練此身心有時試縱情欲
 誠心造惡有時攝念惟願假修相善如此不名安身
 如此不名清心故約已制他誠非正檢然末世根緣
 多相似耳必馱煩屈者須往不辭具儀者離此其開
 蒙敦勵皆此類也有沙門智藏者身相雄勇智達有

名負糧二石造山問道因見橫枝格樹戲自稱身遇
 為藹見初不可止三日已後方召責云腹中他食何
 得輒戲如此自養名為兩足狗也藏街泣謝過終不
 再納遂遣出山沙門曇延道安者世號玄門二傑當
 時頂蓋名德相勝及論教體紛爭由生諮藹取決讓
 謝良久方為開散兩情通悅不覺致禮各鳴一足跪
 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應處世攝道今則獨善其身
 喪德泉石未見其可藹曰道貴行用不即在言余觀
 時進退故且隱居求志耳爾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
 屬周武之世道士張賓譎詐罔下官增榮寵潛進李

氏欲廢釋宗既縱倖紫宸蠅飛黃屋與前僧衛元嵩
 唇齒相副帝精悟朗鑒內烈外溫召僧入內七宵禮
 懺欲親覩憇犯黃申殿黜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
 七夕同僧不眠為僧讚唄并諸法事經聲七轉莫不
 清靡事訖設會公陳本意有猛法師者氣調高拔躬
 抗帝旨言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但述懷曾無赦
 退藹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
 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稭懷
 音寧無爾德又為佛弟子豈可見此淪淪坐此形骸
 晏然自靜寧大造於像未分俎醢於盜跖耳徑詣闕

上表理訴引見登殿舉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
三寶慈恩肅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傳記談敘正
義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不詰明不可滅之理交
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鏘然無撓百僚近臣代
之戰慄而神氣自若不阻素風帝雖愜其詞理而滅
毀之情已決既不納諫又不見遣藹又進曰釋李邪
正人法混并即可事求未煩聖慮陛下必情無私隱
涇渭須分請索油錢殿庭取兩宗人法俱煮之不害
者立可知矣帝怯其言乃遣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
者次又出諫俱不用言乃與同友七人於彌勒像前

禮懺七日既不食已一時同逝藹知大法必滅不勝
其虐乃攜其門人四十有餘入終南山東西造二十
七寺依巖附險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法滅之後
帝遂破前代關山東西數百年來官私佛寺掃地並
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禹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
千並賜王公克為第宅三方釋子減二百萬皆復軍
民還歸編戶三寶福財其貲無數簿錄入官登即賞
費分散蕩盡初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
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
與左右徜徉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騰虛空在於鳥

路大者上摩青霄大如十斛固許漸漸微沒自餘數
 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旛無脚爾日天
 清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東官府道經
 圓土北見重墻上有黃書橫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
 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
 揚墮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
 藏諸衣袖還緘篋笥屬隋興運轉牧冀州爰命所部
 從事趙絢敘之曰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累怨崇
 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使羣經騰翥等扶搖之
 上昇隻卷飄返若丹鳥之下降其去也明惡世之不

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如彼聖著乎如此
 我皇出震乘乾更張琴瑟親臨九服躬總八荒知三
 寶之可崇體四生之不固遂頒海內修淨伽藍是使
 像法氤氳同諸舍衛僧尼隱軫還類提河特以此經
 像明靈著自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傳芳後葉
 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乃勅三衛二十餘人巡
 山訪覓氈衣道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藹居山
 幽隱追蹤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
 道俗無依身被斬縲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
 世即事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慕從聞法便關覽

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卷假與賓主會遣疑情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代并錄見事指掌可尋冀藏諸巖洞庶後代之再興耳自藹入法行大慈門繒纊皮革一無踐服唯履毳布終于報盡後獸身情迫獨據別巖勅待者下山明當早至藹乃跏坐盤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挂于松枝五臟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面鬻析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眠明晨走赴猶見合掌捧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

封外就而殮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竒有志力痛山頽之莫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隙乃見藹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為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敘之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

巖松天人脩羅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願令
 衆生見我骸骨煩惱大船皆為覆沒願令衆生聞我
 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願令衆生憶念我時具足
 念力多聞總持此報一罷四大凋零泉林逕絕巖室
 無聲普施禽獸乃至昆蟲食肉飲血善根內克願我
 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拔濟此身不淨底下
 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
 裏血垢汗塗漫此身是穢猶如死狗六六合成不從
 化有觀此是身無常所囚進退無免會遭蟻虻此身
 難保有命必輸狐狼所噉終成蟲蛆天人男女好醜

貴賤死火所燒暫見如雷死法侵入怨中之怨吾以
 為願誓斷根源此身無樂毒虵之篋四大圍繞百病
 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數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
 無我以不自在無實橫計凡夫所宰久遠迷惑妄倒
 所使喪失善根畜生同死棄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
 太山當來兼倍未曾為利虛受勤苦衆生無益於法
 無補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四淵捨此
 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華開彌陀佛所速見十方諸佛
 賢聖長辭三途正道決定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
 餐法證大無生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

為首十地滿足神化無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願捨
 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
 利益處護法救眾生又復業應盡有為法皆然三界
 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
 所不樂應當如是思眾緣既運湊業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也識悟玄理早附法門
 性無常師聞道而至兼以恬虛靜泊疑心勝境謙肅
 為用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不推服後隱于太白山
 栖遁林泉擁志經論思拔深定慧業斯舉傍觀子史
 粗涉大綱而神氣高朗襟操清遠進具已後崇尚涅

槃以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故周世
 涓濱盛揚二部更互談誨無替四時住大陟岵寺常
 以弘法為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安內外既明特善
 文藻動言命筆並會才華而風韻疎通雅調詳簡執
 禮居尊仁被朝貴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日來請論
 咸發信心故得義流天下草偃從之周武廓清天步
 中外禔福頻御雕輦躬禮安焉安道為物宗師坐鎮
 榮敬令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敷化高談正法詞無
 涉世公卿側目觀者榮慶時及中食安命供設帝將
 舉箸曰弟子聞俗人不合僧食法師如何以罪累人

安曰佛教權實律制開遮王賊惡臣並通供給貧道據法相擬理非徒爾帝曰審如來言非佛意也但恐損道衆耳又與賊臣同席誠無預焉即勅將去更論餘法曾不以介意斯即季代之高量也後勅住大中興寺別加殊禮帝往南郊文物大備諸道俗同覩通衢勅別及安令觀天子鹵簿儀具安答曰陛下爲民故出貧道爲法不出帝聞彈指歎善久之安鑒悟絕倫德風遠扇立形平准守道自遵皆此類也與同學慧儁知名周壤儁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不學書而耳餐取悟一聞不忘藏諸胸臆流略儒釋談如泉涌

攻擊關責鋒鏑叢萃曾於一日安公正講涅槃後命章設問遂往還迄暮竟不消文明旦又問構難精拔安雖隨言即遣而聽者謂無繼難儁終援引文理微並相讎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其致方事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高揖儁後歷尋華土縱學名師凡所霑耳皆義通旨得安與同室三十餘年言晤飛玄誠逾自擊因疾而卒安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各隨情見較其

大抵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集眾論乖各是非滋生並莫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勅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二十六條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士即於殿庭焚之道安慨時俗之混并悼史籍之沉罔乃作二教論取擬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

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豐豐茲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途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馱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翳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一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於彌劫奚可值哉主人答曰子之窮辯未盡理也夫萬化本於生生

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於始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

別之則應爲九教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檀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夙祈出世而理無不周適及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

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靈孰能興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黔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為實通言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麤者修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耶筌理之謂理者何耶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筌不為免將為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

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與太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巨壑微塵之比須彌况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經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

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味
 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
 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使
 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
 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帝為張賓構諸意遣釋宗
 初覽安論通問僚宰文據卓然莫敢排斥當時廢立
 遂寢誠有所推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乃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者普著
 衣冠為學士焉事在別傳安削迹潛聲逃于林澤帝
 下勅搜訪執詣王庭親致勞接賜牙笏綵帛并位以

朝列竟並不就卒于周世初安之住中興攜母相近
 每日出觀手為煮食然後上講雖足待人不許兼助
 乃至析薪汲水必自運其身手告人曰母能生養於
 我非我不名供養卒于母世初無一息斯准天聖擔
 棺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知將即世也乃作遺誠九
 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敬謝諸弟子夫出家為道至重
 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
 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
 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
 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

者行道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學問高遠志存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覓故得君主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揖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伸俯仰不辭勞役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憺怕虛白可竒可貴故自頃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真實以小點爲智以小供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曰

則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誠其一曰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舜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迹遂盈師友慙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其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舜君應自誨勵志果青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唯道爲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

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
 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
 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從容豁然離俗志
 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
 著染濁空爭長短銖兩升斛與世爭利何異僮僕經
 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
 自洗沐其四曰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世帝
 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
 清淨自利利人減之所重一米七片如何怠慢不能
 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鐵

為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
 自新其五曰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
 欽志叅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
 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四大恣其五
 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誡
 約幸自開神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
 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
 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
 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其七曰卿已出家不
 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令端飲

食雖疎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
 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
 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
 切蒙恩今故誠汝各宜自啟其八曰卿已出家性有
 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
 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
 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二
 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
 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
 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

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
 身安有弟子慧影寶貴並列名隋世影傳燈大論繼
 踵法輪沈迹人間情多野外著傷學存廢猷修等三
 論傷學除謗法之愆存廢防奸求之意猷修令改過
 服道並藻逸霞爛煥然可遵後卒開皇末歲貴翫閱
 羣典講律為務見晉世支敏度合五家首楞嚴為一
 本八卷又合三家維摩經為一本五卷隋沙門僧就
 合四家大集為一本六十卷貴乃合三家金光明為
 一本八卷復請崛多三藏譯銀王陀羅尼及囑累品
 足以成部沙門彥琮重覆梵本品部斯具焉

釋僧勔未詳氏族住新州願果寺周武季世將喪釋
 門崇上老氏受其符籙凡有大醮帝必具其中褐同
 其拜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據國雖奉事未詳讎校
 遂不遠鄉關躬聞帝闕面陳至理以邪正相參僥情
 趨競未辨真偽更遞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
 宗文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序凡位皎然其詞略
 云勔以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
 為說經戒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是鬼谷先生撰
 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
 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真

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齟齬老子意者
 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
 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
 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誠此之巨
 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内外用生
 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
 丘之徒為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為中上類例
 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天分優劣
 自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勅云告豫州刺
 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為孔子立廟成

末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
 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
 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
 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整頓恐小人
 謂此為神妄往禱祝違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
 聞據斯以信程露久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
 弊耳今考據年月羣達誠言區別人世并內經外典
 並對條例覽詳卷晉邪正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
 朝野通人罕遇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毀逃難
 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涇陽人姿蔭都雅神情迥拔
 童孺出家素知希奉聰慧利根幽思通遠數十年間
 躬事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練昔魏文西征勅猛在
 寢殿聞揚般若貴宰咸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
 屈住天宮永弘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互說
 法當時旨延問對酬答無窮黃巾之徒紛然構聚猛
 乃徐搖談柄引敵深澗方就邪宗一一窮破故使三
 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元始真文字經粉碎曩日天
 師徒侶瓦解乖張道俗肅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
 教猛分為九十五門後退一乘更進三十有生之善

詞甚宗粹學觀所歸卽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
 人事幽栖待旦隋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俱德重
 玄儒湊進追訪至京令崇法宇於大象二年勅住大
 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卽前陟岵寺也聲望尤著殊悅
 天心尋授爲隋國大統三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弘
 護未足以長威權固亦光輝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
 遷於遵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而恒住雲華
 勛徒課業以開皇八年二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
 十有二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話言盈耳翕然欲絕語
 衆曰吾其去也遂卽神遷時貴其置心不亂葬于城

東馬頭穴刻石立銘于雲華寺今猶存矣

釋智炫者益州城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有異光
 少小出家入京聽學數年遂擅名京洛學衆推崇請
 令覆講若瀉瓶無遺會周武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
 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優長者留庸淺者廢於是詔
 華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於
 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勅道士先登時有道士
 張賓最爲首長登高唱言曰原夫大道清虛淳一無
 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晷昇僊壽與天地同畢風
 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含生賴之以得長生洪恩厚

利不可校量豈如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臧否可出頭來看襄城公何妄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禪師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在此不可造次知禪師為佛法大海然應對之間復須機辯眾共謀議若非蜀炫無以對揚其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既為眾所推又忿張賓浪語安庠而起徐昇論座坐定執如意謂張賓曰先生向者所陳大道清虛淳一無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起起自何時所說之教於何處說又言佛法不容本土客寓中華

可辯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出賓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賓曰道人浪語為前王無識留汝等輩得至于今今日聖帝盡須殺却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賓既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二種不淨納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此王不淨一也經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多造罪過好行姪泐佛在世時徒眾不和遍相攻

伐此衆不淨三也。王法衆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事，朕將留之，以助國化。顧謂炫法師曰：能解此三難，真是好人。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誠非謬言。但見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於此。按天尊處紫微宮，恒侍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於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醮請福之時，必須鹿脯百杵，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於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姜斌犯法，此又甚於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不妨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

欲空於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僧犯罪而廢。炫雅調抑揚，言音朗潤，雖處大節，曾無懼顏。帝愕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帝曰：三皇經何曾有此語。炫曰：陛下自不見，非是經上無文。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帝動色而下，因入內，羣臣僧衆皆驚。曰：語觸天帝，何以自保。炫曰：王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乍可早亡，遊神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於世乎。衆皆壯其言，明旦出勅，一教俱廢，仍相器重，許以婚姻，期以其政法師。

志操逾厲與同學三人走赴齊都時周齊之界皆被
 槍布棘彼有富姥姓張鋪氈三十里令炫得過至齊
 盛為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弟越王
 宿與法師厚善恐帝肆怒橫加異責乃鞭背成痕俗
 眼將見越王先為言曰臣恨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脫
 衣見帝帝變色曰恐其懷慚遠逝以至死亡所以急
 追元無害意責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待
 遇彌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兩都
 歸趣一人而已歲景將秋懷土興念又以蜀川迥遠
 奧義未宣援首西歸心存敷暢蜀王秀未之知也時

長史周宣明入朝赴考隋文帝謂之曰炫法師安和
 耶宣明驚惶莫知所對文帝曰一國名僧卿遂不識
 何成檢校宣明稽首陳謝死罪及還先往寺叅禮寺
 舊在東逼於苑囿又是鄱陽王葬母之所王既至孝
 故名孝愛寺宣明移就今處供養無闕至天業改為
 福勝寺法師宣揚覺倦入隱三學山觸目多感遂遊
 山詩曰秀嶺接重煙欽岑上平天絕巖低更舉危峯
 斷復連側石傾斜澗迴流瀉曲泉野紅知草凍春來
 鳥自傳樹錦無機織猿鳴詎假弦葉密風難度枝疎
 影易穿抱表依閑沼策杖戲荒田遊心清漢表置想

撰述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三

四

白雲邊榮名非我顧息意且蕭然年一百二歲不病而卒

續高僧傳卷第三十

音釋

勅

彌克切

帖

他協切

胸

胸權俱切

脯

脯方矩切

堡

博浩切

壘

障

蒲交切

跑

地也

跣

石切

毳

克芮切

鏐

逆各切

鋒

也

齋

克角切

黔

其廉切

澗

烏禾切

也

也

也

福建

福寧州

福安縣

尹丹陽

賀學易

施貲刻

該

該

該

該

銀

高僧傳

第三十卷

計字

乙萬

六百

八十

箇

該

該

真州

釋道一

對長洲

徐普書

江寧

高尚

武刻

武刻

武刻

武刻

萬曆

庚戌

歲冬

十二月

徑山

寂照庵

識

識

識

識

